

Xi Fang Ling Yi Xiao Shuo Cong Shu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琴魔

Qin Mo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玛格丽特·奥利芬特
谢里登·拉·法纽
海因里奇·冯·克莱斯特 等著
朱振武 等译

百家出版社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琴魔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玛格丽特·奥利芬特

谢里登·拉·法纽

海因里奇·冯·克莱斯特 等著

朱振武 等译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魔/(俄)布拉瓦斯基等著;朱振武等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1.4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黄禄善主编)

ISBN 7 - 80656 - 282 - 6

I. 琴... II. ①布...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
作品集-欧洲-近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欧洲-近代
IV. I5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23 号

丛 书 名	西方灵异小说
书 名	琴 魔
作 者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等
译 者	朱振武等
丛书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胡国友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页 2
字 数	162000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作者简介: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1831—1891),19世纪俄罗斯著名畅销小说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佳作,尤以灵异小说有影响。这些小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文学性极强,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本书的五篇小说选自她的小说集《梦魇》(Nightmare Tales)。该小说集已经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国畅销不衰。

※海因里奇·冯·克莱斯特※

海因里奇·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著名戏剧作家,创作了许多剧本,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同时他也写了许多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一些与幽灵、鬼怪有关的小说。本书所收的《罗卡诺的丐嫖》是他的灵异小说名篇之一。



※玛格丽特·奥利芬特※

玛格丽特·奥利芬特(1828—1897), 苏格兰著名畅销小说作家。她一生多产, 出版有 100 多部长篇小说和 30 多部非小说类著作, 此外还在杂志上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虽然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 但基本以苏格兰为小说的背景,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系列丛书《卡林福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Carlingford)。像当时欧洲大部分小说家一样, 她也写了不少灵异小说。本书所收的《诡秘之门》(原名为 The Open Door) 系她的代表作之一。

※谢里登·拉·法纽※

谢里登·拉·法纽(1814—1873), 爱尔兰人, 著名英国戏剧作家理查德·谢里登的侄子。他是都柏林的著名出版家兼编辑, 曾创办了几家期刊。然而, 他的主要声誉是和灵异小说连在一起的。他一生创作了许多灵异小说, 其中不少已经成为这方面的经典。在西方, 他是第一个得到公认的灵异小说家。正是通过他的努力, 灵异小说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通俗小说类型。本书所收的三个中、短篇, 均是他的代表作品。



NA303/04

前言



前言

这套丛书所译介的,并非欧美古老的口头传说,亦非昔时泰西民间故事,而是一类有着悠久历史及独特魅力的通俗小说——灵异小说。长久以来,此类小说在西方颇受欢迎,其销售数一度在历史上达及高峰,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时至今日,依然畅销不衰。仅以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例,该书店每年可供读者选择的灵异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其中既有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经典著作,又有当代作家的流行作品。

在西方灵异小说(Ghost Story)中,“鬼”、“幽灵”之形象自然存在,且不乏魑魅魍魉等另类臆想之物,它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在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对自然界某些无法了解的事物的想象与诠释。尽管鬼怪故事很早就出现在西方出现了,但以鬼怪、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则是在一百多年前方才出现。其直接的文学渊源,可追溯至西方最早的超自然通俗小说——哥特式小说。

公元 1764 年,英国小说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出版了《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一书。此书在西方通俗小说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西方第一部哥特式小说,其故事情节构成



了西方最早的哥特式小说的创作模式。其次,它的问世意味着西方超自然小说的开端。从此以后,西方超自然小说源源不断地诞生,成为与“言情小说”并驾齐驱的一大通俗小说样式。再次,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主流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文学流派,众多文学大师,都曾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奥特兰托城堡》出版后,西方掀起了哥特式小说热潮。整个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西方都在流行这类小说。几乎同时,这类小说也在发生嬗变,先是分化为恐怖哥特式小说和感伤哥特式小说两个分支,继而又衍生出科学小说、幻想小说、灵异小说等超自然小说。

灵异小说成形于 19 世纪 30 年代。同古典哥特式小说相比,它的超自然因素——幽灵、鬼怪——不再是情节的辅助成分,而是成了描写的主要对象。故事的场景也不再是设置在中世纪的城堡和寺院,而是与现实生活的场景密切相关。其细节的描写讲究真实,并辅以多种事实考据,使故事内容显得十分自然、逼真。至于形式,则多以短、中篇作品为主。这些小说多以死人的灵魂骚扰活人生活为主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恐惧。

西方最早涉足灵异小说领域的作家应是英国的“历史小说之父”——司各特。他于 1828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豪华卧室》(The Tapestry Chamber)的小说。该小说描述了英格兰一位名叫布朗的将军在挂有花毯的卧室备受鬼魂骚扰的故事。之后,许多作家纷纷追随,其中有法国的莫泊桑、德国的克莱斯特、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詹姆斯、美国的欧文等等。此外,英国文豪狄更斯颇可一提:他不但创办了“灵异小说”杂志,还以圣诞为题材,写了不少这方面的灵异小说。然而,真正把灵异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前言

使之成为一类有别于其他超自然小说的作家是爱尔兰的谢里登·拉·法纽(Sheridan Le Fanu, 1814~1873)。他创造性地将灵异小说的传统主题融入现实生活场景,使故事显得真实、恐怖。虽然他的作品在当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却开创了灵异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下半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头10年。在此期间,佳作不断产生,名家持续涌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蒙塔古·詹姆斯(Montague James, 1862~1936)。他凭借自己精通欧洲语言和中古历史的优势,以考据般的细节描述,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的灵异小说的画卷。在美国,同一时期的灵异小说创作虽不如英国,但也出现了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她的作品代表着美国灵异小说成就之最高峰。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灵异小说渐渐式微,其超自然小说的主流地位逐步被现代恐怖小说所替代,但它依然是西方一种颇受欢迎的通俗小说样式。尤其在英、美两国,灵异小说的传统延绵不断,佳作时有发生。

作为在后哥特式小说时代诞生的一种超自然通俗小说,灵异小说在古典哥特式小说和现代恐怖小说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功用。自然,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史上,其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及价值,同样不可忽略。灵异小说的主题,通常表现为亡人之灵魂骚扰活人。这种骚扰虽能引起恐怖,但用意却未必邪恶,且往往事出有因——或为了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如《白蜡树》;或为了揭露活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如《黑魅的胜利》;或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如《夜半铃声》;或为了成就一项终身奢望的事业,如《琴魔》。灵异小说家们的这些创造与当时西方



社会对死亡的普遍态度有关。1977年,法国著名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写了一本研究死亡的著作《死亡时刻》(The Hour of Our Death, 1981)。在这本著作中,他罗列了巴黎和伦敦的丧葬极其豪华的若干事实,并引用了当时一位法国人在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死亡的时代;德维尔勒夫太太的死亡是高尚的。”显然,这种“美丽”、“高尚”的死亡意识既反映了生者对死者的哀悼,也反映了生者畏惧死亡、掩饰死亡的心态。

事实上,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正是灵异小说,特别是后来的现代恐怖小说所意欲产生的主要艺术效果。提起恐惧,人们头脑中马上会浮现出负面判断。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文学上所塑造的恐惧是有区别的。前者时常意味着邪恶,而后者却每每代表着艺术享受。人们阅读通俗小说为何能消遣?因为它能满足人们闲暇生活的需要。闲暇生活往往需要一种感官刺激,以此达到平衡神经官能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哈里·伯杰(Harry Berger)指出:“人有两种原始需要。一种是生活安宁、有次序、不恐怖、不混乱,有一个预期的熟悉的环境,生活一如既往的幸福……而另一种恰好相反:人类确实需要焦虑、不安,需要混乱、危险,需要麻烦、紧张、危难、新奇、神秘,没有敌人反倒迷茫,有时最痛苦反倒最幸福。”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需要是相互矛盾的。倘若追求安宁、有次序,必然会感到厌烦、千篇一律;而追求新奇、有波折,又必然会带来麻烦、危险。通俗小说——自然包括灵异小说——恰好能综合这两种需要,使矛盾暂时得到解决。因为一方面通俗小说的故事曲折,藉此建构起种种极端的“非常世界”,给人的感官以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这种刺激又是由虚拟世界的紧张带来的,不

会有实际危害,在阅读过程中,反倒能让读者产生若即若离的特殊快感。所以,没有必要对灵异小说的恐怖艺术形象效果产生疑虑。当然,这些西方灵异小说内容也存在着一些糟粕(诸如过分夸张的恐怖描写、个别迷信色彩较浓的情节等),需要读者细加审视。

本丛书拟分辑出版,第一辑选编五册,全为中、短篇小说,分某个单一作家的专集和若干作家的合集两大类型,力争涵盖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英、美、法、德、俄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主要经典作品,突出诡异性、恐怖性、惊险性。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禄善 教授

2001年1月18日



前言

•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 5

目 录



目 录

琴魔	(1)
回音洞穴	(30)
白发奇叟	(41)
光盾	(45)
永恒的魔咒	(55)
罗卡诺的丐媪	(94)
诡秘之门	(98)
古宅怪声	(133)
幽灵的审判	(158)
乡绅的遗嘱	(189)

•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

琴魔



[俄罗斯] 海伦娜·布拉瓦斯基

琴魔

1828年,一位德国老人带着他的学生来到巴黎,悄无声息地在这座大都市的郊外栖身下来。老人是一个音乐教师,他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塞缪·克劳斯,而他学生的名字更富有诗意,唤做弗朗斯·斯坦尼奥。年轻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手,外面盛传他是一个具有超凡天赋的奇才。然而他很穷,至今也没有为自己在欧洲挣下名气,所以在法国首都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欧洲时尚中心,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人欣赏。弗朗斯是斯坦瑞恩血统,在本文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他还是一个差好几年才30岁的年轻人。他生来就是一个沉思者和梦幻者,浑身充满着一个真正的天才所具有的种种神秘的色彩,让人想起霍夫曼的小说《康坦斯传奇》中的主人公。他的早期经历极不寻常,事实上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离奇。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的叙述,有必要简要提一下他的生活经历。

弗朗斯出生于一个虔诚信奉上帝的农家,他的家位于斯坦



瑞恩阿尔卑斯山脉间一个僻静的乡镇。他一出生就受到当地地精的看护,在充斥着鬼怪神灵的氛围里成长,而这种气氛在南奥地利笼罩着每一个斯坦瑞恩和斯莱福奥尼恩家庭;他的学生时代是在古老的德国白葡萄酒城堡的阴影下受的教育。从童年时代起,弗朗斯就这样在所谓的“超自然”状态下度过了每一个感情阶段。他也曾一度是派拉塞尔萨斯和康拉斯的狂热追随者,学习过“神秘艺术”;他熟知点金术,对点金术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曾和一些匈牙利兹盖那人玩过“仪式魔术”和巫术的把戏。然而他终究还是迷恋音乐,尤其热爱小提琴。

22岁的时候,他突然放弃了正在进行的巫术学习。虽然仍一如既往地信奉美丽的希腊女神,但是从那一天起,他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在所有的经典课目中,他只保留了那些和缪斯艺术女神有关的课目,尤其是西特裴女神和奥菲思女神,因为他膜拜西特裴女神的祭坛,想用他的小提琴模仿奥菲思女神的竖琴那奇妙的声音。弗朗斯梦幻般地信仰着仙女和大海妖,除此以外他对于这个精彩的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毫无兴趣。随着他提琴的旋律与一个更空灵更美妙的天体浑为一体,他的所有激情像香气一样升腾。他即使醒着也恍如梦中,只有当他的魔弓随着旋律把他带到奥林裴斯异教徒的面前,带到西特裴女神脚下,只有这种时刻,他的生活才是真实而快乐的。在家的時候,他一直是一个古怪的孩子,而他的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在传播着关于神灵巫术的传说;他已长成一个男人,但看上去还是一个古怪的男孩,而且更为古怪,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青春气息。从来没有一张漂亮的脸吸引过他的注意力;他过着一个离经叛道者的生活,他的思绪从没有脱离过他独自的潜心钻研。他乐于与自己作伴,独自度过了青少年和成年时期的黄金岁月,完全不理睬现实生活,他的小提琴是他主要的崇拜偶像,古希腊众

神是他的听众。他整天沉浸于梦、音乐和阳光之中,此外,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任何其他激情。

那些梦想是多么空洞,但又是多么荣耀。它们是多么生动,他何必要去奢望比这更好的东西呢?

“唉!如果我能把一个女神诱骗进我的小提琴里该多好啊!”他从一个白日梦中醒来后经常会这样哀号。“唉!我的灵魂要是能够跨越时间的隧道该多好啊!唉!如果我能有短短的一天感到自己分享了神灵的神秘艺术,如果自己就是一个神,可以看见和听到人类的狂喜,该有多好啊;如果我已获得奥菲思女神竖琴的奥秘或者使一个女海妖进入我的提琴而使我的荣耀得以永恒,该有多好啊!”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都沉浸在对神灵的想象中,然而现在他开始转向对尘世荣耀的渴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被他的寡母从德国的一所大学召回,他在那所大学已呆了一两年。这件事使他的计划泡汤了,至少近期是这样,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完全依靠他的寡母获得他那点可怜的生活费,因此他的钱不允许他离乡背井过独立的生活。

回到家乡的结果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他的母亲在盼来她在这世上的惟一所爱后,不久就死了。为了她的真正死因,镇上的长舌妇们饶了几个月的舌。

在弗朗斯回来以前,芙尧·斯坦尼奥是一个健康、强壮、丰满的中年妇女。她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从来没有停止过祷告,在弗朗斯不在身边的这些年里从没有缺席过一次早礼拜。儿子到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在楼下唤他去教堂,几个月来她朝思暮想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兴奋地想象着在山上的小教堂里看着儿子跪在她旁边的情景。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的虔诚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她小心翼翼地掸去他小时候用过的那本《圣经》



琴魔



上的灰尘,等待着他下楼来。但是弗朗斯没有理会她的召唤,却传来他的琴声,嘹亮的小提琴乐曲掺杂着响亮而短促的快乐的礼拜钟声。听到激动人心的祷告钟声被淹没在怪异而疯狂的《魔女舞曲》中,处在兴奋中的母亲略有些吃惊。在她听来,这些琴声是那么阴森古怪,而且还带着嘲讽意味。但是一听到她亲爱的儿子斩钉截铁地拒绝去教堂,她差一点昏厥过去。他冷冷地说他从不去教堂,因为那是浪费时间,而且古老的刺耳的教堂钟声刺激他的神经,他说什么也不会去受那钟声的折磨。他很坚决,没有任何东西能令他动摇。为告慰她的祈求和抱怨,他最后主动提出为她演奏一曲他刚创作的《太阳颂》。

从那个令人难忘的星期天开始,芙尧·斯坦尼奥的内心就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她急忙去向牧师忏悔,以摆脱痛苦,寻找安慰。但是那个严肃的牧师的反应却令她脆弱而单纯的心灵充满悲伤,甚至绝望。极度的恐惧感马上在她的心里扎根,从那一刻起就一直紧追她不放。她沉浸在痛苦中,白天不停祷告,夜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作为母亲,她为儿子的灵魂能否得以拯救和死后能否享有福分而忧心忡忡,为此她匆匆立下一串誓言。当她发现她的灵魂导师替她执笔用拉丁文写给圣母的请愿书,以及她自己用德语向她所确信的天堂里的每一位圣灵所做的低声下气的乞求都没有奏效后,她踏上了去远方圣地朝圣的旅途。在一次去朝拜一座坐落在高山上的圣殿的途中,经过泰若尔冰川时她得了感冒,不得不中途返回,从此一病不起。芙尧·斯坦尼奥的誓言至少有一点让她如愿以偿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得以去追随她万分崇敬的圣灵,并且有机会面对圣灵为她反叛的儿子求情,求他们宽恕他的一切罪行——拒绝追随他们,拒绝去教堂,蔑视教会,而且对教会心存恐惧。

对于母亲的去世,弗朗斯十分悲痛。因为没有意识到是他

间接地造成了母亲的死亡,所以,他丝毫没有感到内疚。卖掉了家里一些比较值钱的家什后,他决定带着微薄的盘缠和轻松的心情离家作一两年徒步旅行,直到找到固定的职业安顿下来。

他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就是想见识一下欧洲大都市,并在法国碰碰运气,他的这个旅行计划隐隐约约体现了他的这个想法。但乡村生活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马上抛弃。他把那些微薄的钱存进银行以备急用,随后便开始了他穿越德国和奥地利的徒步旅行。

一路上他靠拉琴来换取借宿的旅馆和农场的食宿费。白天他穿越碧绿的田野和寂静的树林,亲近大自然,和以往一样做着白日梦。在前后三个月愉快的旅行中,他每时每刻都在帕那瑟斯山中。然而正如炼金者把铅变成金子一样,他把一路上所见所闻的一切变成一首黑瑟奥德和安娜克瑞恩的颂歌。每天晚上当他为晚饭和一张床铺拉起他的小提琴时,无论是在绿色的草坪上或是在乡村旅店的大堂里,他的想象会完全改变了眼前的情景。乡村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变成了乡村牧羊人和仙女;泥沙地变成了绿油油的青草地;踏着华尔兹的节拍旋转,像被驯服了的狗熊那样憨态可掬的舞伴们现在变成了特帕塞侨王子和公主;脸颊潮红,身体粗壮的蓝眼睛的德国乡村女孩们变成了海兹帕莱艾德女神,正围绕着缀满金苹果的果树。田园半神们在吹奏牧笛,只有他们具有魔力的耳朵才能听见的迷人的笛声也没有因黎明的到来而消失,因为他一醒过来就会马上进入一个新的奇妙的白日梦境。在他走过阴森森的肃穆的松树林的时候,他不停地为他和所有的一切演奏。

这是一段极度快乐的时光,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欢乐。母亲临死以前在他耳边轻声告诫说要是受到永久谴责该有多么可怕,母亲的遗言没有触动他,她的警告只是引起他对于冥





王的想象。他脑海中勾起对于普鲁特的联想，他看见这个黑暗的地下世界的主人在问候他，正如在他面前问候朱丽笛西的丈夫那样。

但是一切都有一个结束，很快弗朗斯不得不放弃无止境的幻想。他到达了他的小提琴老师老塞缪·克劳斯所在的大学城。当这个年迈的音乐家发现他心爱的得意门生已经一贫如洗，心灵更是缺乏抚慰，需要人间感情的温暖时，他感到他对这个孩子强烈的感情被唤醒了，他无法抵御。他把弗朗斯拥进怀里，把他收为义子。

这个老教师的外表让人想起一些可怕的形象，他看上去好像刚从一些中世纪的画像上走下来。然而克劳斯却有着女人般的仁慈心肠和老基督殉道者的牺牲精神，连夜鬼都会被吸引。弗朗斯简单地讲述了一下他这几年的经历，教授听后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书房，简单地说了下面这些话：“留在我身边吧，不要再过乡村生活了，争取成名。我老了，无儿无女，让我做你的父亲，我们一起生活，除了成名以外忘记所有的一切。”

不久，他就提出带弗朗斯一起去巴黎，计划途中在德国几个大城市停留举办演奏会。

几天后，克劳斯成功地让弗朗斯忘记了他的流浪生活和他对这种生活在艺术上的依赖。他使他重新具备了雄心壮志，重新唤起了他攫取尘世声名的欲望。自从他母亲死后到现在，他一直满足于仅仅得到驻扎在他的幻想世界里的神灵们的掌声；现在他开始重新追求人间的名望。在老克劳斯的精心指导下，他卓越的才能一天天地得到展现，他的名声在他们到过的每一个城市和乡镇传扬。他的野心正在迅速地膨胀。赞助弗朗斯一展才华的各地音乐中心的权威们公开宣称弗朗斯是这个时代小提琴第一人；那些听众则大声宣扬弗朗斯是他们迄今为止听过